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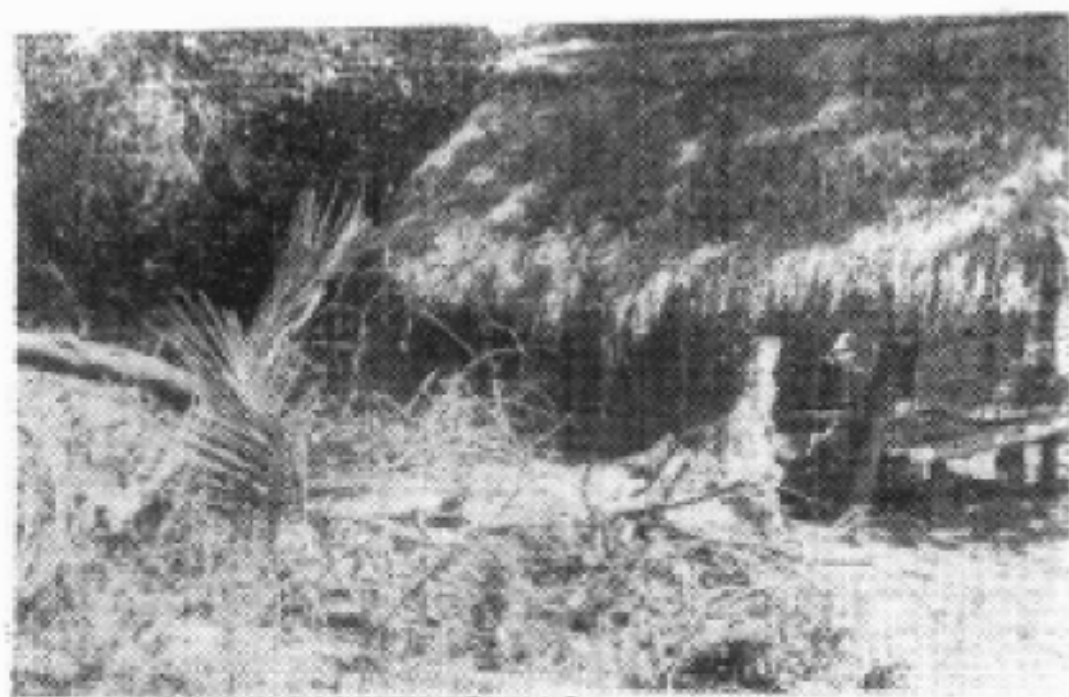
王国兴墓地纪念亭

陈德良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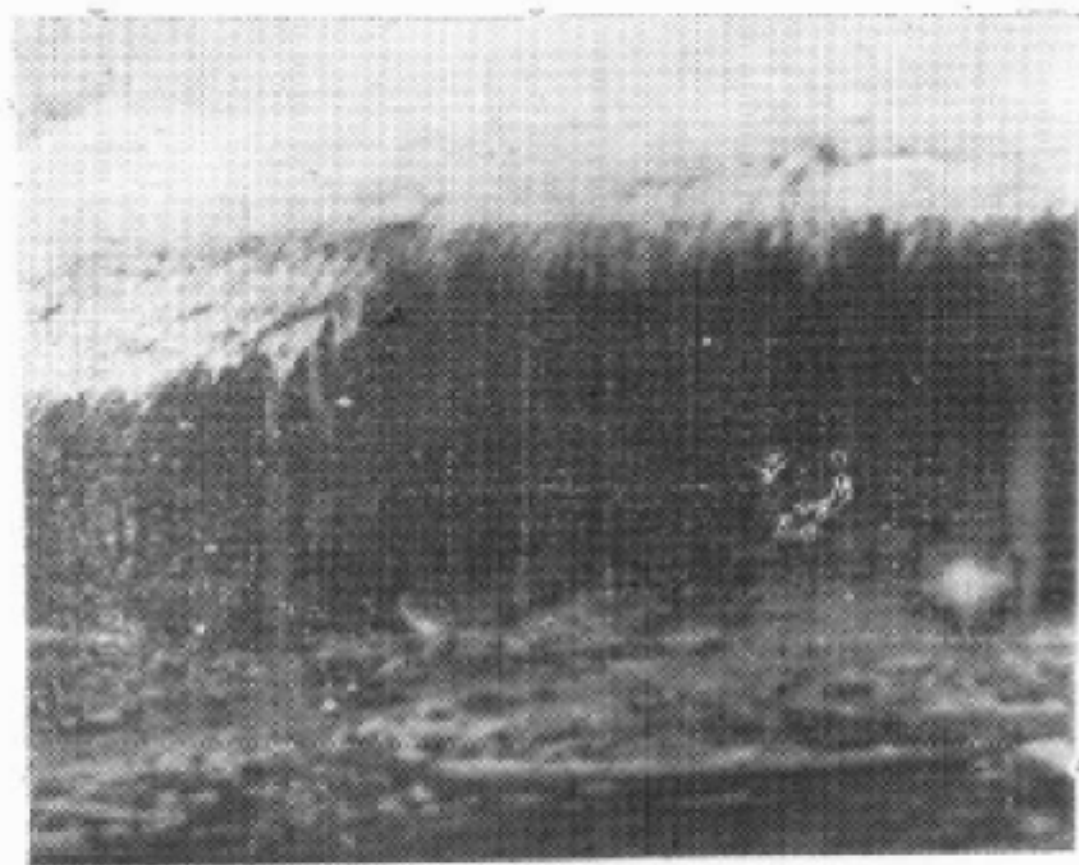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之墓

陈德良摄



中共琼崖第五次党代会旧址

冯尔山摄



“五·一三”南茂惨案遗址

冯海雄摄



图为五指山第一间小学旧址
冯海雄摄



图为五指山第一间货栈旧址
冯海雄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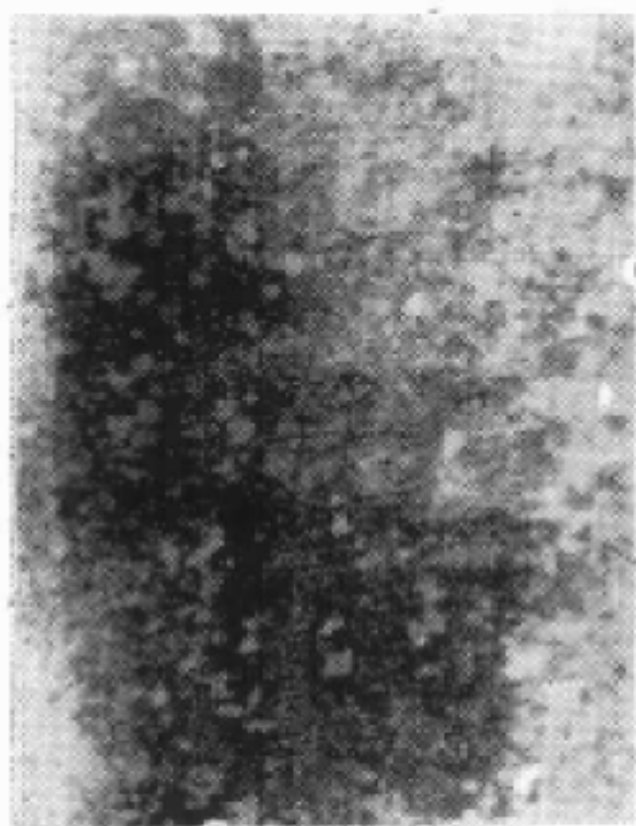


图为大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西提督、钦廉防务提督冯子材在五指山任阶马路旁一块大岩石上的题字。

县文化馆摄



上图为宋苏东坡被贬海南路过今琼中县湾岭区金袍村时在一块大岩石上留下的题词。下图为苏东坡该题词内容。



宋 东 坡 题

攀登山头白玉箸，古来人物胜江南。
春蚕吃叶人千万，秋鸦凌云士十三。
去日黄花香满，归时绿草映袍蓝。

荒山晋兴诸君破，始信东坡下安谈。

（农历二十有七年）

目 录

领导同志题词

前言……………陈炳道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传略……………符泰光、王玲(1)

红毛起义简述……………琼中县志办公室(5)

琼崖特委第五次党代会简介……………冯尔山(6)

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忆在红毛尖岭山上的斗争和后勤工作

……………许志民整理(8)

难忘的鱼水深情

……………选自《琼中县党史通讯》86年第1期(11)

政协琼中县委员会历届成员名单

……………县政协办公室(16)

琼中县位置、沿革及区划……………琼中县志办公室(19)

“五·一三”南茂惨案……………冯海雄、赵天燕(22)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晴雨(25)

五指山传说……………选自《海南传说》(26)

五指山第一间小学的概况……………王轩友(28)

五指山第一间货栈——公馆……………王轩友(34)

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晴雨(37)

征稿启事……………《琼中文史》编辑部(39)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传略

符泰光、王玲

王国兴（1894—1975）生于海南岛白沙县红毛峒番响村（今琼中县红毛区）排行第一，其父王政和是世代相传的峒长，清朝末被任命为管几个峒的大总管，后来因国民党将总管改为乡长。一九三八年，其父被国民党“抚黎局”抓去坐牢，备受折磨，出狱后不幸去世。其母也因悲伤过度而病死。父母双亡、家产殆尽，生活贫困，王国兴靠打短工和给汉商当挑夫过日子。

父死子继，这是黎族的传统，国民党委任王成顺当乡长，引起黎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缓和矛盾，并利用王国兴的威望来加强统治，国民党改任王国兴当乡长。王国兴考虑到当乡长也许能使乡亲们减少一些痛苦，便上任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南岛，国民党不积极抗日，逃到五指山区，他们横征暴敛，奸淫掳掠，甚至杀人取乐，把黎、苗族人民迫上了死路。他们对待王国兴也一样，有一次，因红毛乡的征粮未收齐，他们把王国兴吊在梁上，打得他遍体鳞伤，口吐鲜血，由于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欺压，引起了黎、苗族人民的反抗，终于爆发了由王国兴和王玉锦等人领导的白沙起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王国兴领导白沙黎、苗同胞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仅半个月时间，起义斗争的浪潮就席卷了整个白沙县，波及乐东、保亭、感恩（今东方县）、昌

江、崖县（今三亚市），陵水等黎族地区。九月底，义起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扑，被迫退到鹦歌岭，什寒山等地，生活十分困难，一切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封锁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王国兴毅然决定派人寻找共产党，几经困折，他们终于在临高县找到了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见到了冯白驹书记。从此，白沙起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纳入了琼崖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琼崖特委决定成立以黎族起义战士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国兴带领解放团，在白沙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配合琼崖纵队开辟白沙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八月，白沙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成立，王国兴被任命为副县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国兴积极发动群众，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展群众武装，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琼崖纵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五指山区的围剿，为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七年六月，白保乐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王国兴被任为副主任。

王国兴始终不渝地带领黎、苗族人民追随共产党干革命，为海南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一九四九年，党中央邀请王国兴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一九五三年五月，王国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州第一任主席和第一任州长，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第一、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王国兴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但他仍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对自治州的建设提出许多合理的建议，在农业方面，他号召黎族苗族人民学习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聘请潮汕地区老农到五指山区当师傅，指导黎苗族人民种水稻等，在交通方面，他建议修筑了海榆公路中资，活跃了山区经济；在工业方面，他极力主张开发山区资源，开办各种工厂。在他当州长期间，自治州兴建了油脂，肥皂、制糖、酿酒、炼铁、纺织等工厂企业，此外，王国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带头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干部夜校学习，他亲自为自治州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选定校址，经常关心这两间学校的工作。王国兴还十分重视人才，他多次到省内要求派来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并亲自到广州接回第一次分配给自治州的五名大学生，他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他们极大的照顾和支持，王国兴还非常注意培养民族干部，几乎每年选派一批民族青年和干部到民族院校学习。

王国兴在他当州长期间始终非常注意搞好民族团结，他曾多次讲过：我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要永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努力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农业生产，并欢迎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不断提高我州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把我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富裕的自治州而奋斗，王国兴号召民族干部向汉族

老大哥学习，他对汉族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非常尊重，他对苗族同胞也非常关心。和苗族领导人陈斯德亲如兄弟。自治州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隔阂和矛盾逐渐被平等，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代替，出现了各族干部和群众间水乳交融的动人情景。

“文革”期间，王国兴被宣布为“自治州最大的走资派”“反动黎头”和“现行反革命”被非法关押在阴暗，潮湿的茅屋内。一九七〇年，王国兴被解放出来，进行“监护劳动”，王国兴已年过古稀，身受各种非人折磨，他仍然相信党，坚信党会来救他。一九七四年八月，王国兴的“监护”被解除，但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王国兴预感自己在世不久了，强烈要求回自治州看一看，回来后，王国兴大病不起，去广州检查，确诊为肝癌。他儿子向组织提出送他去北京治疗的请求，他拒绝说：“不用了，你回海南去”，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王国兴在海口病逝。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女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王国兴平反昭雪，恢复声誉，并拨专款，在他的家乡新建一所住宅，修建了墓地和纪念亭，墓碑正面写着“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之墓”。在纪念亭里，州府为其树碑立传，指出王国兴是“黎族人民领袖，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辉煌青史载勋名，人民永远怀念他。”高度赞扬他的革命精神。民族出版社也出版了《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一书（中元秀），肯定了他为民族和国家所做的卓越贡献。

红毛起义简述

琼中县志办公室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侵琼，国民党王毅部逃进五指山区，对黎、苗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杀害，引起了黎、苗族人民的反抗，爆发了红毛起义。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王国兴、王玉锦、王高定、王传立等十多人，在红毛乡德伦山开会，决定联合苗族实行大规模武装起义。会后，派员分别到白沙、元门、牙叉、细水、毛贵、毛栈、冲山、枫木、番阳、水满、加钗、营根、新市、大堆等地进行联络，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共同起义。九月，在红毛什亲山由王国兴主持召开五十多人会议，议定起义日期，攻打目标，队伍组织和准备武器弹药等工作。

一九四三年二月，各地首人一百多名，在红毛什合茂村集会，检查准备工作，确定八月十七日（农历七月十七日）丑时全面举行起义。八月十二日白沙一区人民抗捐抗丁，被迫提前起义。

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所长李有美闻到起义风声，派兵扣押了王国兴等各乡领导人，王玉锦逃脱，召集起义群众于八月十七日夜击溃李有美部，救出王国兴等人。接着围攻国民党守备二团部王弼，打垮逃到毛贵一带的国民党感恩县府、昌江县府、乐东县府，以及驻大里的保亭县府，截击敌人援军二个连，攻克苏启辉中队，打跑国民党机关连。此后，起义群众分别撤上英哥岭、什寒山、毛兴岭、什兵山坚持斗争。十月，王国兴派吉有里等人下山找党，几经周折，才在临高找到琼崖特委。十一月，中共琼崖特委派武装工作组到什寒山、英哥岭领导黎苗人民坚持对敌斗争。从此，起义队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琼崖特委第五次党代会简介

冯尔山

一九四七年一月，琼崖特委、琼崖纵队部领导机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部队进入白沙县起义所在地——今琼中县什运区便文村，着手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四月初，琼纵将从各支队抽调的兵力和琼纵部警卫营合编为前进支队，向保亭、乐东进军。在第二、三支队的配合下，全部驱逐了驻在五指山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击溃并瓦解了地方反动武装，打通了与驻万宁、陵水、崖县地区的第三支队来往的路线，初步奠定了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基础。这对琼崖特委坚持长期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全琼反“清剿”斗争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四月二十二日，琼崖特委准备召开第五次党代会的问题，写报告请示党中央。四月二十八日，中央电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指示》。电示中提出九个问题供特委研究，做为“五大”的讨论内容。

五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琼崖特委在五指山的白沙县第二区红毛便文村（今琼中县什运区便文乡）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二十四人，冯白驹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林李明代表琼崖特委作关于三个月反“清剿”斗争总结报告。各临委向大会报告反“清剿”斗争情况。大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选

举产生了区党委执委十三人：冯白驹、林李明、庄田、黄康、何浚、吴克之、史丹、符荣鼎、李振亚、肖焕辉、马白山、杨少民、陈乃石。候补执委六人：李独清、陈克文、陈克邱、陈说、陈武英、符思之。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冯白驹、林李明、庄田、黄康、何浚五人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林李明、黄康为副书记。大会还决定将琼崖各临委改为地委，并通过《琼崖解放区施政纲领》。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并要求全党必须做好五项工作：（一）巩固和扩大白沙、保亭、乐东中心根据地，使其与各地联系，造成大块解放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特别是减租减息；（二）在军事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重建参谋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三）在民运上，确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诉苦，翻身运动，在军民兼顾、公私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合作社，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组织农会、贫农团、保乡队；（四）在党的工作上，学习中央“七大”文件，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改进作风，改进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加强党性观点和群众观点；（五）开展反特务斗争，加强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人工作。

这次党代会对粉碎蔡劲军所部的重点进攻，把琼崖解放战争推向新阶段，组织战略大反攻，为解放全琼做准备，有着重大的意义。

六月十四日，中央电发《中共中央关于琼崖党代会选举结果的批示》批准了琼崖第五次党代会全部人选。

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忆在红毛尖岭上的斗争和后勤工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白沙起义”（也称红毛起义）爆发了。半个多月里，以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和王玉锦为首率领的武装斗争浪潮席卷整个五指山区。当时，躲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王毅部惊恐万状，他们纠集了五指山区几乎所有的反共势力，对起义者实行血腥大围剿、大屠杀。成千上万的黎、苗族同胞倒在血泊之中。起义暂时受挫，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起义的幸存者在王国兴、王玉锦的率领下，分别撤上鹦歌岭、尖岭、毛兴岭上坚持斗争。

我跟随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在尖岭，上坚持斗争。当时，山上约有近百人的队伍。弟兄们劫后余生，不为敌人的凶焰所吓倒。多数人坚决表示：为了赶走“国贼”，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弟兄们在山上严密把守各个山头 and 交通要道，警惕地监视和打击来犯之敌。有一次，国民党王弼部纠集王政强、王政群等地方反动武装共三百多人，由保长王国浩带路，从四面包抄我尖岭山，妄图一举歼灭我起义部队。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得悉后，马上分析敌情，布置埋伏。同时连夜赶制竹筒号角，吹号手分别埋

伏在四面制高点。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随着一声令下，号角齐吹，火药枪集中射向敌人。敌人听到四面号声和密集的枪声，疑我布有重兵，便仓惶逃命。这次伏击战，击毙了保长王国浩，击伤几十名国民党兵。此后，敌人因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只是加紧在各个要道封锁包围，不敢贸然进犯。

由于敌人封锁，起义部队给养渐渐发生困难。首先是粮食不足。刚撤上山时，弟兄们多数是轻装简进，随身携带一点粮食。坚守几天之后，粮食已消耗大半。如果不火速解决粮食问题，起义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天，王玉锦首领找我谈话，他说“阿典，你为人忠厚老实，平时又少出头露面，敌人对你不大注意。你下山去动员乡亲们筹集粮食吧！”我开始有点犹豫，怕完不成任务。但想到大敌当前，上百名弟兄就要断粮挨饿时，便毅然接受了下山去搞粮食的任务。我乘黑夜摸回罗担、草文、南也等村庄。经过挨家挨户商量，多的每户拿出一秤（约一斗谷），少也有几升糙米，共筹到几百斤。趁天黑时，我又带领乡亲们绕过敌人岗哨把粮食安全送上山。我们撤上山后，国民党趁火打劫，村民生活也十分艰难。单靠向群众捐助是不行的。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主动出击，伺机向敌人索取粮食和武器装备，在斗争中求生存。一次，由我侦察并带路黑夜偷袭敌人大堆大法据点，吓跑了敌人一个排，缴获了二十多担米和其他一些弹药、物资。

在联络群众筹集粮食过程中，我动员家人模范带头，慷慨捐助。我和弟弟王有共不但积极为起义军捐粮食，还献出

两头牛给弟兄们改善生活。每次筹到粮食后，我的爱人、孩子等都主动承担脱粒加工任务，并争挑重担，把粮食送上山。当时正值秋收时节。为防敌人抢粮，我动员家人带头，并串连村民晚上下田抢割稻子，白天则在隐蔽安全的地方晾晒谷子，还把家里的“八人大米臼”扛到晒粮的地方，让爱人、女儿和村民中的青壮年妇女等前去轮流脱粒、加工。然后又同大家一道把大米装进草包或麻袋偷偷背上山。山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许多人染上了疾病，对伤员的护理和照顾，我的家人更是关怀备至。一次，交通员王国养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打伤。我主动接受任务亲自把王国养接下山来医治。为了确保安全，我同家人把他安置在偏僻的芒度岭脚下，搭起一个小草寮让他养伤，并请来草医王生福专门采药给他治伤。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治疗，王国养同志便康复归队。

不久，由于敌人加强兵力侵扰，为了保存力量，王玉锦首领决定率领队伍撤到什寒山。这时，我和王有亲、王有加三人继续为起义军筹措粮食，负责后勤供给工作。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每隔几天轮流上山一次，不断地给起义军通情报、送粮食，又使起义军能够在什寒山上坚持斗争好长一段时间。

（许志民整理）



难忘的鱼水深情

每一位老同志、老革命者都有一段难忘的回顾。在这里，我向大家叙述的是：抗战时期我在吊罗山苗村养伤前后的生活片断——

战斗中大腿负伤

一九四三年春，我琼崖独立纵队第三队根据整个斗争形势，决定在保亭开展新区工作。我和三支队参谋长兼三大队长符中权同志奉支队部命令，率领新扩编的第三大队向保亭五弓一带进军。到五弓后，我们立即投入六弓公路伏击战。这场战斗，布置周密，指挥正确，歼灭了日军一个班，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八支，俘虏日军一名。接着，我们又围攻盘踞在船竿（地名）的伪据点。由于时间仓促，侦察工作不够，我方在这场战斗中未能攻取据点而撤退。从此，敌人纠集加倍于我的兵力，密切注视我方在该地区的行踪，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这时，支队部鉴于敌众我寡的状况，迅速指示由符中权同志带领两个中队向加茂的首、二、三弓一带撤退，同时加紧开展新区活动；由我带领一个中队继续在五、七弓坚持斗争。此期间，敌人抓住我方在该区尚未完备建立起各种组织的机会，经常向我驻地发起疯狂的袭击。我在指挥战斗中，右大腿被击中，血流不止，昏迷不醒，被抬上七弓大田岭一个临时设立的医疗所治疗。当时粮食和药物都很困难，食得多是野果野菜；治疗伤病员多是采挖草药。在山上一个多月里，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

危急时黎胞搭救

革命离不开群众，尤其是在艰苦鏖战的岁月里。一天夜里

天地一片漆黑，山谷风偶尔吹来了阵阵寒意。突然，我在模糊中看见一个个窜进寮棚，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声我闻得很清楚，他急急地对我说：“潘政委，卓盛利（我七弓乡长）叛变了，正带着匪徒要来取你的头去投敌领赏，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接着又说：“担架我准备好了，要把你抬到三十里地的吊罗山苗村去。”话音刚落，只见几名青年把担架放在我的床前，小心翼翼地把我安睡在担架里，迅速地抬出了临时医疗所。这人名叫陈亚书，是七弓（现保亭县什玲区什烦村人）乡人，其时四十余岁，人品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十分同情和支持我部队开展新区工作，对我党同志情义笃深。他是听到卓盛利及其狗党的密谋后，才急促组织人马赶来的。他边帮我盖被褥，边吩咐前来担架的几位青年要注意照料我的腿疼，安全担架。夜，黑沉沉的，山路很难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前头探路，七、八名青年轮换了几次，一路上都没有休息，也没有交谈，直至第二天拂晓，才在吊罗山外围的山麓停歇。约几分钟后，陈亚书便派了两名青年上吊罗山苗村同陈斯安等人联系。天亮后，苗胞的人来了（后来才知道，来抬我的人陈其芳、陈其天、陈斯积、邓明春、邓明玉、邓明保等），他们同陈亚书等人聊了一阵便告辞了。就这样，我被抬上了密林深处，开始了在吊罗山苗村养伤的生涯。除政治干事重伤途中牺牲外，余下是我和大队部文化教员和公务员（女）三人抵达这里。早些时候，支队部军需主任周海东同志曾被派来苗村做发动工作，因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陈斯德、陈斯安等苗胞群众都来探望我们，为我们装铺安置，安慰我们在这里好好养伤。

吊 罗 山 苗 村 养 伤

吊罗山起伏延伸，峭壁耸峙，森林茂密，古木参天。我